



序

◆冯焕好◆

非一般的学生，非一般的教学。

认识宣轩，是在当年随教育部学校评估团到她执教的学校，与她进行一次面谈，知道她是学校的优秀华文老师。后来，读了她在上海当刊物主编时出版的几本散文，知道她在教学之余喜欢笔耕，酷爱文学，与我的工作和兴趣非常相似。

自此以后，我们在教育与语文教学上互相交流和沟通，颇有惺惺相惜之感。

直至读完这本《我与我的学生们》后，我才知道宣轩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教学心得，万千姿彩，比我丰富深广得多，因为她有非一般的学生，呈现非一般的教学。

论年龄，她的学生小至4、5岁，大至60余岁；论背景，她的学生来自五湖四海，近至马国、印尼、缅甸、朝鲜、韩国、日本、中国，远至英国、澳洲和加拿大。学生们的国籍不同，种族多样，肤色有异，非常国际化。但他们的目标却是一样，是为了学习一个正要崛起的大国的语言和文化。

由于学生各异，宣轩所设置的课程内容都不尽相同。她不会拿着一部课本从年头唱到年底，然后从头开始，周而复始地唱下去。教学对宣轩来说是无限的挑战，她教幼儿学华语，从零起点；教成人口语，教汉语速成班；还教华文准备班，华文创意写作班等等。教学对宣轩来说也是无穷的考验，因为她的学生有穷困有

富奢；有聪明好学，进步神速；有被逼而来却无心向学的；有多动症，有心不在焉，也有态度懒散的。这些学生不断地考验她的工作态度，能耐和爱心。

书中32篇故事里，宣轩细腻且清晰地勾划出每个学生的面貌，神情，举动与行为。种种描绘展现本地和外国人对学习华文的观念和态度。教学是一项掏肺掏心，好累人的工作，酸甜苦辣，五味杂陈。但如果教育工作者抱着乐观态度，敬业精神，还是可以甘之如饴的。与学生们的故事中，宣轩正充分表现出这种乐业的愉悦情怀，令人敬佩！

在《零起点》那篇，她说：“这些幼童不仅学汉语是零点起，学文化也是零点起。零点起，就像一块不曾雕琢的玉石，可以镂刻出千种万种的图画。零点起也是最脆弱清洁的玉石，一旦刻上错误的印记，要想试去磨光，就会异常困难……开零点起的班，老师的责任是重大的。”这一席话，不是很好地说明她对教学的一丝不苟和认真严谨吗？

《彩色学堂》里，宣轩的学生只有3名女生，分别是印度人，马来人和加拿大人，她教她们华语口语。人数虽少，但她不曾马虎了事，反而努力捕捉每个人的长处，努力让每一句平淡的对话，生出趣意，使教学过程中有笑声相伴，使学生对学习有信心。这是因材施教活生生的例子，说明她善于采用灵活的教学法，激发学习兴趣。

如今，宣轩已离开私立的语言学院，任职于正规中学。她仍然是负起华文教学，负起传承华文文化的艰辛工作。我愿将所有美好的祝福，献给日夜操劳在三尺讲坛上的宣轩；也愿她点亮烛光，指引莘莘学子走向璀璨的人生大道。

是为序。



目 录

序 冯焕好

我眼里的小天使.....	1
扬扬终究没有开口.....	6
好妈妈.....	10
印度少女娜塔莎.....	12
伟建哭了.....	17
父子同桌.....	19
银行经理邱先生.....	23
零起点.....	27
金和龙.....	29
立德给我一个吻.....	32
水灵灵的小文君.....	34
梦见迪斯尼.....	39
丽馨搬家了.....	42
多动症男孩.....	46
是大的？还是小的？.....	49
印尼女生香琴.....	51
寻找女朋友的哈勒安道.....	54

目 录

令人又怜又爱的小调皮	58
“你是老师最好的学生”	60
早恋	63
We don't want	66
Vira 想当妈妈	71
高价女生	75
大学生丽嫣	78
“老师，我走了你做什么？”	81
在新加坡长大的韩国小姑娘	86
妈妈没有钱	89
坐在我面前的木村三纪	92
四岁的洋子	97
彩色课堂	100
大卫没再来	103
混血儿美玲	106
后记	109



我眼里的小天使

在我执教的语文学院，每逢星期天就会有許多幼稚园年龄的小孩，被父母或菲佣领着，来参加学前预备班学习。我则当然地执教华文。

新加坡是个多元种族国家，同样的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的会是印尼人、泰国人、柬埔寨人、马来西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当然，更多的是华人，而他们的护照上，会注明是新加坡人。新加坡政府规定，每个受教育的学生，都必须学会两种语言：一是英语，一是本族语言。这样，在英语通用的环境里长大的孩子们不得不积极补习他们的本国语言。而来参加华文补习的孩子，也都是由于父母只用英文交流，而不会说华文的华裔新加坡人。

虽然我一直很喜欢小孩子，可要把5、6岁的小孩子作为教学对象，一开始，我真有些委屈的感觉。我的一位作家朋友对我说：“你应该学学美国人的教学方法，让教与学都在轻松愉快中进行，不要严厉管制。”

美国人是怎样上课的？我不太清楚。我耳闻过老师可以坐在课桌上，学生可以随便喝饮料。与老师如朋友般亲和。在新加坡的飞禽公园，我与这位作家朋友曾一同去观看过飞禽表演。主持人为了显示飞禽的定向飞行能力，要一位观众伸出手掌，让飞禽停留。一个才五岁的美国小女孩跳跃着跑到



主持人面前，言明自己的要求，主持人说她“too young”，便让其他成人观众完成了。小女孩不服气，再次跑到主持人面前要求，终于主持人被说动，只是说：那你得给我2元钱。小女孩毫不犹豫地奔向母亲，索得2元钱，按主持人的要求，把钱放在手心，让飞禽飞来停留后并衔走。当那大大的飞禽在小女孩小小的手掌成功停留时，小女孩露出了胜利的欢笑，而全场也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这就是美国女孩，这就是美国教育的成果。”作家朋友感叹道。而事实上，若让我来做，我也是不敢的。整个过程，小女孩的母亲没说一句话，小女孩全凭自己的兴趣、勇气和胆略获得了成功。节目完成后，主持人让飞禽把2元钱还给小女孩时，她美丽如磁娃娃的脸上露出了惊喜，这可是成人世界的小小玩笑，她当然还不懂。

飞禽公园的这一幕给我的印象很深很深，我何不把我的年幼学生也当作教学实验的对象呢？于是，我决定放弃中国课堂上那种“身体坐正，眼睛看前面，不做小动作，保持安静”的要求，而尝试游戏式的寓教于乐。

我的学生都是来自多子女的家庭。有的是老大，有的是最小，有的有佣人，有的无佣人。所以，他们的性格也各各不一。或霸道，或乖巧，或活泼，或胆怯，要调教好他们可真不容易。而且，又必须全部用英语上课，颇有些困难。但是，我在心底打定主意，不制约学生的天性，让学生学得开心。这样尝试后，我真的发现了学生世界的多彩和美丽。

如有一位令父母头痛的小孩，他抗拒所有的教育，十分



◆ 我眼里的小天使 ◆

好动和倔强。他母亲把他领来时，他非常敌视地扫了我一眼后，便仰头看天花板。

“我的儿子，你接受吗？”年轻的母亲声声乞求。

“让我来试试好吗？”我答应收下了，至少我发现了他小小年纪里可贵的男子汉性格。

上课的时候，他插进了我的班。他狠狠地推门、瞪瞪地走路、大声地嚼咀、无忌地站立。把原来一平如水的教室搅得一片混乱。我除了不断地用温和的语气要求他“别这样”“别那样”外，我束手无策，我感到口干舌燥，真的碰到硬骨头了。而班里的好学生，也在万分惊喜后，参与了他的胡闹。毕竟小孩子嘛，自由玩动多开心啊。而且他们很快成了朋友。

下课后，我沮丧地软在转椅上，台湾小姐走过来问我后，并主动要求去教训那小孩。我说不，再让我试试吧，台湾小姐听后直摇头。因为，她那张瞪起眼来显得较凶的脸，确实制服了许多混乱的班级。

第二次上课时，这个男孩一反常态，只趴在教室的窗台看大海。我怎么叫，他也不听，让我很丢面子。于是我灵机一动，让所有的同学都去看窗外，然后告诉我你们看到了什么。这一下全班哗的沸腾了，小孩们人人脸上开了花。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叫嚷着所见的一切，而那插班生也第一次正视了我的问题，积极告诉我他的发现。在综合大家的所见时，我特意表扬了插班生，并鼓励大家把刚才所见的用华文表达。我在白板上写下了一串汉字，学生们愉快地抄下，并



随我念会。下课时，她妈妈问我他怎么样，我当着他的面，夸奖了他一番。他妈妈很奇怪。以后的日子，我常会假假地央他帮我做些什么，他总是很热心，由此，成了我的小帮手和小朋友，连下课也不愿回家。而在这过程中，我没有批评过他一句，只是抓紧一切可以表扬的机会肯定他。

另外，让学生施展长处，也是我教学的一大方法。在给5、6岁小孩教生字时，那复杂的一撇一捺，常让孩子们不得安心，于是，我就设法让每一个字活起来。开始是有具象的词如：树、花、水、猫、狗、兔等。在最近的一次教：“春、夏、秋、冬”时，我让孩子们发挥充分的想象，画出这四季的图，孩子们涌到白板前，用彩色水笔大肆画作。为了维护秩序，我只好为他们画出一块一块“地盘”，让他们任意挑选一个季节画。

新加坡的小孩对四季是模糊的，他们的生活里只有夏季。虽然，他们的语言里有 Spring、Summer、Autumn、Winter，可他们实在不懂这其中的意义。于是，我先说给他们听，并告诉他们我见到的四季画面。于是，孩子们开始画起来。有一半的学生选择的是冬，那个最小的女孩，才4岁半，她有极好的画图基础，她画了斜斜干枯的树，满天飘飞的雪，雪地里的雪人和天上的大片云彩和太阳。显然她的想象里有些常识问题，可同学们一致评她为最优秀。然后我说：“下雪的时候，是没有太阳的。可是这个雪景是惠惠梦里看到的，是吗？”大家一起鼓掌说：“是的。”而另一位5岁的娇弱女孩，则画了一



◆ 我眼里的小天使 ◆

间雪中小屋和一位撑伞的雪中女孩，画面十分温情，凄美，我忍不住在她耳边说：“这撑伞的小女孩好美，老师喜欢她，很像你。”小女孩眨了眨眼，一蹦一跳地回自己座位了。可是那个画秋男孩只画了“Strong Wind”（狂风），刷刷刷，三笔斜线，就完成了，同学们都说他画得不好。我便说：秋天的风真的会很大的，嘉嘉画得没错。如果他再画些落叶，就更好了。不过，画边上的字，可是嘉嘉写得最好。于是，这位右手无名指上带小戒子的胖男孩，表情从不安转为得意了。

我就是这样一步步与孩子们接近并喜欢他们的。相比之下，新加坡的孩子比中国孩子更大胆。至少，他们不会象中国孩子那样地迷信和惧怕老师。一个不会华文的小女孩，告诉了我她的中英文名字后，我因知道她只会写英文，就把我的名字的拼音给了她。“Chinese name, Your Chinese name”她坚持要求我写下，然后看也不看地玩别的去了，因为她确实不懂。

随着教学的越深入，随着工作的越忙碌，我已越来越喜欢星期天的课时了，那时候，我会忘了想家，忘了劳累，忘了委屈，而与孩子们一同玩笑，认字。他们从来也不会拒绝我把一句英语反复讲几遍的要求，而他们写字时也总是 **use mouth and hand**，我也不阻止他们，全当英语听力练习。我们的课堂里总是笑声不断，而每一个“1.5 小时”之后，孩子们的生字本上总会记下一长串汉字。这些汉字在他们的脑中成了画，而他们则在我的眼里成了小天使。

